

《南京照相馆》主角原型有个痛心遗憾

1995年他在南京重新装订相册时落泪,后悔当年销毁了日军奸淫妇女的罪证照片

电影《南京照相馆》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拍摄于1995年的纪录片《历史的见证》,其主创薛亚宁等人曾走进《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的原型南京华东照相馆,追溯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也是在1995年,扬子晚报报道了当年冒死保存日军南京大屠杀血证相册的两位南京人罗瑾和吴旋在南京重逢的故事。

《南京照相馆》热映之际,《历史的见证》主创和1995年报道“罗瑾吴旋重逢”的本报记者回顾了纪录片拍摄和二老重逢的细节。

16张日军罪证照片由来

纪录片《历史的见证》第2集《十六幅照片》用30分钟时间讲述了两亲历者冒死保存日军大屠杀照片的往事。“我们洗日本人照片就在这个地方”,凭着当初的记忆,罗瑾找到了华东照相馆的旧址。1938年1月,时年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照片时,被照片上触目惊心的画面震惊,为了保存证据,他偷偷加洗了30余张照片,又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选取16张装订成册,“我决定在封面的左上角画一个心,右下角画了一把刀,刀下面有一摊血,心的下面滴有五滴血,这是我们的国耻,所以,我在右上角,斜着写了一个耻。完成之后,当时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看到这些照片我很伤心。”

罗瑾将这本相册秘密保存了两年多。后来遇到大清查,他情急之下把相册藏在毗卢寺厕所的墙洞里,并用泥浆糊上。然而几天后,相册不翼而飞。罗瑾因相册离奇失踪而离开南京,这本承载着民族血泪的相册,戏剧性地被另一个南京人吴旋发现。吴旋回忆说,“(我)夜里上厕所发现了这个小册子,在墙角底下。这个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的罪证,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藏在穿的衬衫里层。”

吴旋一直收藏着照片,直到1946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征集证据,他向当时的南京临时参议会呈献了这本用生命守护的相册。最终该相册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铁证。

两位功臣南京重逢

1993年,罗瑾的事迹被挖掘出来,他成了新闻人物。当时以罗瑾为原型还拍摄了电影《屠城血证》。1995年6月9日,罗瑾在儿子的陪伴下回到南京和吴旋见了面。面对保存完好的16张照片,二人老泪纵横,感慨万千,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平生最值得做的事。

扬子晚报记者见证了两位老人的见面,次日《两位中华民族有功之臣昨在南京重逢》的独家报道刊发在扬子晚报一版。该报道作者、本报记者冯海青回忆两位老人历史性的重逢,许多细节还历历在目——

当时吴旋紧步上前说,“我是当年的吴连凯呀!”

罗瑾一见吴旋就亲切地喊出他的绰号,“你是‘黑皮’吧?”

二老重逢当天,一起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罗瑾指着挂在墙上的5张照片说,“这就是当年保存下的照片”。

那天一同参观的人中还有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清水勇,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南京犯下了具有代表性的残暴行径,30万人被非人道地杀害了,非常遗憾这确实是事实,对于这一点我认识很清。”

纪录片《历史的见证》主创薛亚宁告诉记者,那天他和罗瑾吴旋一起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正好碰到日本人来参观,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们。“片子里有很多人采访内容,以同一内容为连接纽带进行跨越地域时空的蒙太奇组接手手法,进行事实互相印证、延伸,形成不同时空的心灵对话。”

罗瑾的遗憾:销毁了部分照片

“我们专门跑到罗瑾家里去采访他,他依然操着老本行,在福建省大田县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问他有没有时间到南京,跟吴旋见面。因为我们之前采访了吴旋,他答应了。”薛亚宁告诉记者,见面的一开始没告诉他们,两个人重逢时非常激动,很多细节罗瑾原本并不知道,来了以后这些素材就被拍进了纪录片中。在薛亚宁印象中,罗瑾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说起过往,总是忍不住落泪。

吴旋和罗瑾分别于1998年和2005年去世,他们保存下来的那本无比珍贵的相册后被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于2015年10月9日与国内各档案机构所存其他南京大屠杀档案一起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罗瑾有个遗憾——当年,出于民族自尊心,他销毁了十多张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照片。“当时因为才16岁(虚岁),没订过婚,就把日军强奸侮辱妇女的那些照片销毁了,我当时感到太丢人了”,1995年回到南京拍摄纪录片之际,时隔50多年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再次见到当年的相册,并重新进行装订。他边装订边抹泪,“那时候日本人的刀顶在我心口,这个耻辱我始终不能忘记。”“那时候觉得耻辱,后来才明白,忘记耻辱才是真的耻辱。”

罗老的遗憾无法弥补,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南京照相馆》的银幕叙事,还是《历史的见证》的纪实镜头,都在诉说:那些在黑暗中守护真相的人,本身就是照亮历史的光。

等待76年,接回父亲的骨灰

志愿者和公证员助力中国台湾老兵魂归故乡

今年5月有一部中国台湾纪录电影《日暮归乡》上映,影片以几位祖籍、身份不一的台湾老兵为主人公,用镜头讲述了老兵现状以及他们对亲人的思念、对团圆的期盼和等待,而在海峡另一头的中国大陆,同样的情愫也在与日俱增。影片故事投射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无法割舍的亲情。

浙江省温州市今年82岁的张忠舟老人就是现实中怀有同样情愫的另一头。在志愿者以及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的帮助下,8月2日,张忠舟老人在温州机场,顺利接回从中国台湾运回的父亲骨灰。

父子相处时光定格在6岁那年,一等就是76年

8月2日,在浙江省温州机场,张忠舟老人和家人早在此翘首以盼从上海转飞温州的某航班,最终如愿等到了帮助他们的志愿者。志愿者带着张老先生父亲的骨灰从台湾飞往上海又辗转至温州机场,亲手交给张老先生。张老先生一直等待父亲归来,这一等就是76年,接机场面令人动容。

“父亲多年来的心愿落实了,两地相隔的爷爷和奶奶能团聚了,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老先生的儿子张鹤对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说,76年前,因时局动荡,爷爷被迫前往中国台湾,谁也没想到,自此一别竟然就是一生未见。

“我的父亲那年才是一个6岁的孩子,爷爷的不辞而别,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天塌了!”张鹤告诉记者:“我的父亲兄弟姊妹有五个,父亲排行老三,是家中长子,从我有记忆时就记得,我的父亲常和一家人闲聊,提起爷爷去了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样的闲聊场景无数次发生,他对爷爷可以说是魂牵梦绕。”

在张忠舟老人的记忆中,父子相处时光总是停留在自己6岁那年,记忆中只有两个场景:父亲带着他去二姑妈家吃正月酒,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张忠舟一起去县前头(现温州市地名)吃汤圆。

30年后有了书信来往,却没能等到见面

张鹤告诉记者,爷爷曾在杭州读过书,学过雕刻和美术,解放前曾当过两年乡长,去了台湾之后身份是陆军下士。张鹤的父亲张忠舟一直生活在家乡农村,直到1979年终于有了爷爷的消息。当年村里有个熟人同样去了台湾,这个熟人先与家乡取得了联系,后来,爷爷就通过这个熟人带信和家人取得了联系,互相留了通信地址,通过书信有了往来。

“爷爷在1980年5月的一封信中说,他到了台湾后改名为张金霖,留了通信地址,说以后就可以书信来往,不必再麻烦别人带信,此后还邮寄了照片。”张鹤说,爷爷去台之



张忠舟老人率家人从志愿者处接父亲骨灰情形

后,没有再结婚成家,这样的往来也没有多久,1982年,爷爷就病逝了。

随着时间推移,张忠舟逐渐年迈,这些年一直牵挂着在台湾的父亲。2016年,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去过台湾并且通过亲戚以及当地相关部门确认了父亲的骨灰安置地点,这些年他想把父亲骨灰迁回家乡,但也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渠道,直到最近,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得知有个志愿者公益团队可以帮助他们,该团队也告知了他们需要做亲属关系公证等手续。

公证书架设魂归故里的桥梁

年幼时未能完成的告别,成了张忠舟老人心中难以释怀的痛。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故乡。为了达成这个心愿,受志愿者指点,他向公证处申请了他与父亲的亲属关系公证。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亲自前往中国台湾,他还申请了委托书的文本签字公证,希望能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领取父亲骨灰返回大陆的相关事宜。

为了方便办理相关公证,他得知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办理委托书文本签字公证,避免来回跑动。办理该项公证的石城公证处周晶公证员告诉记者,听闻张老先生的故事后,被这份跨越时空的父子深情打动,公证处决定开通“绿色通道”。在确认他头脑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公证员采用远程办理的方式办理了公证。

周晶告诉记者,张老先生先办理了文本签字公证,之所以通过手机远程线上申请,是避免老人舟车劳顿,目前只有部分公证处有远程服务;亲属关系公证,可以由亲属代为申请,所以老人不用去现场。

“这份公证书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明,更是一份跨越海峡、穿越时空的情感寄托。它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亲深深的眷恋,也承载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周晶说道。